

中国通史故事全编

专制集权的进一步强化：
明代历史故事

（之七）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故事/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

ISBN 7 - 225 - 02048 - X

I . 中... II . 北... III . 历史故事—中国—先秦—近代
IV .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3153 号

中国通史故事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印 刷 北京密云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240

字 数 60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 - 225 - 02048 - X/K · 148

定 价 600.00 元(全 6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 目 录 ☆

李自成的归宿	(1)
张献忠部第三次入蜀	(3)
张献忠攻陷襄阳	(7)
“清歌漏舟，痛饮焚屋”的弘光政权	(19)
崇祯皇帝死于何地？	(22)
扬州之战	(25)
江阴之战	(27)
左良玉东犯	(30)
史可法扬州的抗战	(39)
江阴嘉定各地抗清斗争	(49)
太湖区域吴日生的抗清义军	(55)
江北及南京附近的义师	(60)
冀鲁豫义军的兴起	(63)
鲁王的监国	(66)
闽中隆武王朝	(72)
黄道周出师北伐与郑芝龙叛变卖国	(77)
绍武和永历政权	(84)
郑成功与张煌言北伐之役	(87)
努尔哈赤和后金的建立	(93)
永宁寺碑话女真	(101)

驿道直通乌斯藏	(105)
清太祖肇基开国	(106)
“ 八旗制 ”	(109)
明军兵败萨尔浒	(112)
熊廷弼功罪	(115)
宁远之战	(120)
明后金宁远之战	(124)
袁崇焕监军关外	(128)
明清松锦之战	(131)

◇ 李自成的归宿 ◇

明末大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究竟死于何时何地？又因何故致死？数百年来，官私史乘、文录、谱牒、方志所记歧误错见，人各异词。归纳起来有七说：第一，死于黔阳罗公山；第二，死于辰州九宫山；第三，死于通城九宫山；第四，死于通山九宫山；第五，死于广西峡山；第六，死于石门夹山；第七，死于平阳。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说：即一说顺治二年（1645年）在湖北通城九宫山被害；一说潜迹湖南石门夹山灵泉寺为僧，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圆寂”而终。李自成兵败后归宿究竟如何，成了三百年来的一桩悬案。

解放后不久，金毓黻等依据有关史料分析，考证出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为乡民程九伯所杀（见《历史研究》1956年第六期）。此后，有关单位经过实地调查及发掘档案材料，确定李自成牺牲于顺治二年五月上旬。至此，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说几乎成为定论。但是1981年初，湖南石门夹山发现了传系李自成所作《梅花百韵》木刻版，又从奉天玉和尚墓葬中发现骨灰和砖刻《塔铭》，不少人据此印证夹山为僧的“禅隐说”，于是又引起了争论高潮，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有人认为，根据近年来所发现的奉天玉和尚的文物，为李自成夹山为僧之说增添了实证。第一，乾隆年间，澧州知州何璘曾实地调查并考证过，然后在撰写的《书李自成传后》中首先提出此说，并采入《澧州志林》。其后，《楚南

史贻》和《小腆纪年》等这些权威之作都将此事录入。第二，新发现的奉天玉和尚墓葬，其弟子野拂所撰碑文以及有关文物，都与何璘之文相印证。据考察，“野拂”就是李过，而李过是李自成的亲侄儿，由此可证，被野拂精心侍奉的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第三“通山九宫山说”所有记述追根索本，都来源于阿济格和何腾蛟两人的报告，而此时一个驻武昌，一个驻长沙，与通山相距数百里，他们的报告是从个别“降卒”或“降将”口里间接听来的、无验证的传闻，在当时就引起明、清两方政府君臣们的争论和怀疑。第四，倘若李自成真的死了，死讯传出后，对这样一位有威望、有影响、有功劳的领袖，从不见大顺军任何一部举哀，也不见对九宫山民有任何报复。第五，《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错乱很多，不足信。按其所记，如果真有程九伯击杀李自成又报验信物，在当时应是轰动朝野的第一要闻，但要经查朝廷残档、朱批“红本”，概无此事记载。第六，从李自成湖北进军的路线分析，大顺军主力部队没有从江西或九江路过九宫山回鄂南。《通山县志》虽记闯军五月初进入通山占领三个多月，但那只是一支游弋部队。因此，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只能是无稽之谈。

有人仍认为，李自成于顺治二年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第一，何璘并非历史家，他写《书李自成传后》时，李已牺牲百年之久，仅凭臆断胡乱地把李自成与奉天玉和尚合为一人，这是对农民起义领袖的丑化，不能据为信史。第二，湖南大学者王夫之与李自成同时代，他撰写的《永历实录》所记“五月，自成至九宫山，食绝，自率轻骑野掠，为土人所杀”（卷十三）有很大的权威性。第三，《程氏家谱》是经过几代一续编修的，尽管出于民国，但关于程九伯杀害

李自成之事是依据旧谱转录的，决不是杜撰。该谱还与高湖《朱氏宗谱》和顾炎武《明季实录》所载一致。第四，九宫山闯王陵的马蹬遗物形制特殊，并刻有永昌年号，不是一般将士之物，这是李自成军器的一个旁证。第五，留存至今的《湖北巡按马兆奎揭帖》、《荆州总兵郑四维揭帖》等档案材料，明确指出 1645 年“闯逆已除”，大顺军余部立李自成为弟为“主”。如果李自成未死，怎能另立新主？马兆奎和郑四维是清朝直接负责镇压和“招抚”大顺军的官吏，其揭帖记载之事当可凭信。第六，阿济格和何腾蛟的报告，与参加通山战役的清军将领传记所载基本一致，而且在公布李自成死讯后，史料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李自成活动的记载。那时大顺军共有四、五十万人，有关记载很多，要是李自成尚在人间，绝对不会销声匿迹。《明史·堵胤锡传》记载，李锦（即李过）称李自成为“先帝”，称高氏为“太后”，也是李自成已死的有力佐证。这些都说明李自成在 1645 年确已死亡，不可能到石门夹山为僧。

（谢宝耿）

◇张献忠部第三次入蜀◇

张献忠部在谷城一带获得较长期的休整和补充再起之后，又取得了罗暎山战斗的胜利，马匹、器械、粮饷，缴获甚多。他的部队更加强大，决心长驱入蜀，占领四川，作为长久的根据地，然后再率部东征。张献忠第一次入蜀是崇祯七年，第二次是崇祯十年，这是第三次，是在崇祯十二年（1639）。但是为了转移敌人的目标，他声称全部入陕。

他于崇祯十二年的十月，亲领大军由湖北竹溪进入陕西东南部平利、兴安（今陕西安康）、紫阳一带，原拟越大巴山区转进四川东北部太平（今四川万源）等地，长驱西进。

陕西顿时告警。巡抚郑崇俭立即预作堵截准备，派遣正副总兵张应元、汪之凤、贺人龙、李国奇等统帅大军守兴安，警戒入秦的通道。不料张献忠部又从义溪走马穴洞、石子岭以窥合江；再从鹿耳坡、斤竹坪以窥大宁（今四川巫溪）。蜀抚邵捷春派副将王之伦率兵二千名与献忠先头部队战于汤家坝，王之伦败北，都司何明被击毙。再战于二郎关，松潘参将汤名扬战死，两军全部溃散，川东处处告警。

这是张献忠第一路军队入蜀的战斗情况。

第二路军为罗汝才、惠登相两部。他们于同年十二月进军，次年（1640）正月击败前来追击的湖广巡抚方孔炤部，向四川东面进发，掩护第一路部队前进。这时两路军已连成一气，暂时流动于秦、楚交界地带，可北可东，导致明军两处都要作戒备。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明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杨嗣昌不得不自告奋勇出任督师。

当张献忠军屯驻谷城时，就已经引起明王朝莫大的慌乱。熊文灿出任五省军务总理，他的招抚决策得到杨嗣昌的支持，并通过杨嗣昌得到朱由检的批准（玛瑙山击败张献忠后，搜获了朱由检批准招抚张献忠的敕书）。但是张献忠再起之后，这个皇帝便把责任推给熊文灿，因此牵连到杨嗣昌。为承担罪责，杨嗣昌慨然向朱由检请求出征。这是朱由检始料所不及的，既解决了督师人选问题，又解消了朱由检因熊文灿债事而对杨嗣昌的迁怒。于是立即批准，并当面加以奖励。同年（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又颁敕书奖

励杨嗣昌。其文如下：

向者，边陲不靖，卿虽尽瘁，不免为法受罚。朕比因优叙，还卿前所夺官，卿引愆自贬，坚请再三，所执甚正，难相听许。朕闻春秋之义，以功复过、方当降徒（指张献忠）干纪，西征失律，以卿才识，勘定不难，可驰传往代，出郊之事，不复内御。特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卿其芟除蠹贼，早奏肤功！诗不云乎：“无德不报”。贼平振旅，朕且加赐焉。

这样的敕书，言简意赅，情文并茂，在朱由检的文告中是仅见的一次。尤其“以功复过”一语，他向来不肯明讲。在朱由检的心目中，大臣只有过字，没有功字。这次他妄想利用杨嗣昌为他延续政治生命，才被迫出此。

同日晚上，朱由检召集了薛国观等众阁臣，吏部尚书谢升、户部尚书李待问、兵部尚书傅宗龙等，在平台集议。杨嗣昌谦谨，不愿与阁臣齿，再召始入。

朱由检向李待问发问道：“楚军及豫、皖二抚告缺饷，卿部前已发乎？方专征，度何道而足？”

待问答：“督饷臣（张）伯鲸，军兴是其专责，微臣关索文书而已。今辅臣系皇上特遣，宜就臣部题留款项设处开支，多寡，伏候进止。”

朱由检转问傅宗龙：“张献忠舍豫、楚而寇秦，三路见兵几何人？”

宗龙答：“臣至部阅实，其数近十万人。”

朱由检再问谢升：“嗣昌行，以何衔？”

谢升答：“臣以为宜用督师辅臣。”

朱由检令嗣昌上前，慰之曰：“朕以寇乱，烦卿远行，朕不忍卿去左右。”

杨嗣昌答：“微臣实不称职，致方内多倣，仰虑宵旰，咎皆在臣。蒙皇上赏其罪而用之，臣敢不尽弩骀之力，继之以死？”

朱由检问：“卿行军，以何者为先？”

杨嗣昌答：“兵难预度，容臣驰至襄阳，条方略上之。”

接着杨嗣昌提有关出征诸事，如军饷、监军人选、调粮饷、总督张伯鲸赴楚（张原驻池州）、封左良玉为平贼将军等等，都得到批准。最后说：“臣闻君命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当上道。从丁、厩马，衣装、铠仗，惟所司早给，……”等等。

朱由检大喜，劳之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至此，诸臣叩头告退，漏下二鼓。（参见《绥寇纪略》卷7）

可以说，这是朱由检生平第一次的军事会议，也是他给大臣最高荣誉的一次大会。

次日，朱由检特赐杨嗣昌如下礼品：（一）精绣百大红紵丝表里四；（二）斗牛衣一袭；（三）赏功银四万，银牌一千五百；（四）紵丝绯绢各五百。又赐以督师辅臣银印，拨给剿饷银五十五万两。并通敕各省总督、巡抚，皆受杨嗣昌指挥调遣。

朱由检向来赏给大臣大将的银子只三十两或五十两，这次对杨嗣昌何以如此丰厚？第一，他相信杨嗣昌能给他平定农民军；第二，他已到了穷途末路时候，不得不施用重赏。

岂知朱由检心目中惟一能信赖的杨嗣昌，后来竟弄到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同年（1639）九月六日杨嗣昌陞辞。御制七言诗一章。朱由检对杨嗣昌说：“朕为卿赠行”，杨嗣昌跪下接过诗，朗读，且拜且泣。诗如下：

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诗虽平凡，但反映出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杨嗣昌身上。

宴毕，朱由检把金银器皿，尽赐给杨嗣昌，接着又是五府六部大臣们在国门设宴欢送。

既行，九月十五日抵磁州（今河北磁县），嗣昌上表谢恩，表示感激流涕，誓以必死。十九日过河抵开封，大张布告，宣布皇帝的谕旨，决心“救民于水火”。朱由检所以才把这个盐梅抛出来督师，得意非凡？开封文武官员，谁不侧目而视。

◇ 张献忠攻陷襄阳 ◇

崇祯十三年（1640）闰正月，张献忠部正徘徊于兴山、西乡之间，窥测敌情，终于折回川境，越过大巴山区，进抵太平（今四川万源县）。他的先头部队转向南方，陆续向四川腹地进军，大营到达太平暂驻。左良玉从后方赶来。陕抚郑崇俭率领大军从侧面赶来。太平无险可据，且东面和北面受敌，形势不利。张献忠先把大营移到九滚坪待敌。继知太平北面有一座玛瑙山，大营又转移到山区。这座山虽然不是大山，但四面崇冈密箐，有险可守；且山径纵横，便于进

退。

张献忠把大营全部移到山上，准备以逸待劳，迎击两面敌军。他自信万事俱备，已居于不败之地。

当时，张献忠是在罗碛山大败左良玉之后，思想上既轻视左良玉，又认为左良玉的部队大多是新兵，战斗力并不强，易于击破。郑崇俭的秦军，数年来时常交锋，并非劲敌；而且远道赶来，已经犯了兵法上“百里争利”的告诫，也不难击溃。主要的还是张献忠坚信自己的部队可靠，足以胜敌。然而张献忠没有考虑到敌人不是来自两路，而是来自多方面；又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大军已经分散，有前进部队，也有尚未赶到的部队，专用大营一部分的精锐力量，能不能完全胜敌？总之，战前张献忠对情报有所疏忽，加以自信太强，骄傲自满。凡此，都是失败的因素。

明军方面：左良玉、郑崇俭等都怀着戒心。左良玉更充满复仇雪耻的心理，进军时总是经过试探，不敢冒进。郑崇俭虽然不熟悉作战，但他能够依靠部属，不妄作主张，一切听命于杨嗣昌。而且杨嗣昌的战略方针是先歼张献忠部，战术是“四正、六隅、十面网”。这时张献忠部队已纷纷入川，杨嗣昌征调到前方的部队也较多。关于此次战斗情况，史籍多有记载，惟《绥寇纪略》较详，大致如下：

良玉驻军渔渡溪之两日，而秦督（秦抚）崇俭亦引兵来会。献忠闻两道兵至，乃移营九溪坪以待我军，见玛瑙山险峻，将据之以决胜。左兵、秦兵以（崇祯十三年二月）初四日追贼于九溪坪，不见贼。部勒行伍，指划形势，初七日始抵玛瑙山。而贼已据山巅结垒，乘高鼓噪，其势甚盛。左

将军下马披荆榛，相险易，周览者久之。既而谓所亲信曰：“吾知所以破贼矣！”分所进道为三，左兵当其二，秦兵当其一。令曰：“闻鼓声而上”。左兵或衔其中，或衔其右，而李、贺（李国奇、贺人龙）二将从左路夹击。贼置陈坚不可动，我师奋勇鏖战，贼溃坠涧者亡算。是役也，良玉功第一，贺人龙次之。

四川地方史籍《滟濒囊》记载说：

战前，贼奔太平县、大竹河，营于左庵、右庵，良玉驻军西乡渔渡坝，郑崇俭驻军通江渔鹿溪。献忠闻郑、左兵至，乃移营平溪。郑、左逼平溪，与贼隔涧而阵，遣王祥于大石关，督兵会战。贼走蒿坝，将出皮窝铺，总兵方国安提兵扼之，贼奔玛瑙山。良玉、崇俭觅向导以问要道，其人划地以示，良玉曰：“贼已入吾彀中矣”。乃同崇俭部署：诸将中蜀将张令素有威名，与总兵罗尚文当其前，良玉为右翼，崇俭为左翼，副将贺人龙、李国奇、张应元、汪云凤踵其后，副将贾登联、莫宗文领往来游兵，整兵以待。

献忠进逼罗尚文，张令据险扼其前，左值崇俭军，右值良玉军，献忠方欲应敌，而贺、李、张、汪四将协官兵咸集，四面受敌，急攀藤葛遁。林中、溪涧、山谷，尸骸枕藉、旗帜器械弃置如山。贼由别路逃窜者，又被贾、莫游兵捕斩殆尽。官兵益逼，献忠率劲贼殊死战得脱。

是役也，生擒四千人，斩首万余级，降者称是。其他弓矢甲冑僭拟之物，不可胜计。

这一记载，显然有极大的夸张。明军参加作战的有三镇部队，左良玉代表豫军，其他秦军、蜀军、楚军参加将领，除平贼将军、秦抚外，正副总兵有十二名之多。

从战斗经过看，张献忠败北，而且家属尽失，损失是严重的。但决不是一蹶不振。他有那么多的部队，经过一次战斗，不可能损失殆尽，这有后来第二次、第三次战争来证明。

在太平的玛瑙山战斗中，张献忠的前营、中营和后营损失比较严重，他的亲营也受到巨大损失。但左、右二营因在他处，并没有遭受损失。张献忠收集余众，合左、右二营，凭险以待。明军川将张令跟踪不舍，张献忠于二月十七还师反击，在柯家坪包围张令部队凡十三日。这就证明张献忠的实力并没有完全丧失。三月初，明秦督郑崇俭率贺人龙等继续进击，张献忠所领左、右二营在太平的韩溪寺战败，终于率精兵千余突走。

杨嗣昌没有经过大战役，以为这是明军的“大胜利”。他接到左良玉、郑崇俭的捷报，认为自己建立了不世之功，心花怒放，匆忙向朱由检发出报捷疏。这疏文在《滌灝囊》中保存下来，其文如下：

臣岩穴陋质，樗栎庸才，荷蒙圣眷，谬膺台鼎，倚之以盐梅，寄之以干城。似蚊之负山，蚁之扛鼎，早夜孜孜，惟饫食是惧。赖圣主威灵，皇天眷佑，杀伐用张，流寇奔北。

本年（崇祯十三年）四月，接陕抚郑崇俭、总兵左良玉塘报称：太平县玛瑙山于二月大破逆贼张献忠，赶杀三十余里，贼仅以身免。所获献忠妻妾敖氏、高氏及子惠儿等七人。生擒贼目飞山虎、过天龙、扒山虎、走山飞、过天蟒、钻天鹅、上得天、下得海、展翅飞、霍宗等；招降一根葱、老管队，十反王、关索、景四等。斩首扫地王、曹威、白马玉、邓天台等。伪造镔金虎符，文篆天赐灵验金鞭一支，镔金刀一口，篆天赐飞刀、虎符，篆西营八大王承天澄清川岳印，卜卦金钱三文。大令箭十二支，小令箭三十支，敕赐熊文灿准招安张献忠书一道。所获骡马万余匹，甲胄弓矢称是，等等。赖陛下威灵，将士用命，破贼之日，天朗气清，三军踊跃，逆贼釜底游鱼，待日而擒矣。谨修捷表以闻。

不日，又有捷报疏称：

为生擒逆党、献俘事：四月十四日副将郑嘉栋、陈希榜搜太平溪林中，获贼六名，解押到。臣讯之：内一人自称难生刘若愚，系黄冈县生员，被献寇湖广时掳掠营中。其人昂首阔步，疏诞自若。口称：“计足缚献，舌能抚曹，有治平天下之略，欲献朝廷。”臣未敢深信，旋于随行中审出献贼书办尹日凤供：“伊实系献贼心腹潘独鳌，非刘若愚也。”囊中搜出《白土关阻雨》一律云：“秋风白雨声，战客听偏惊！漠漠山云合，漫漫涧水平。前

筹频共划，借箸待专征，为问彼苍者：明朝可得晴？”又《过清禅寺》一绝云：“三过禅林未开禅，纷纷羽檄促征鞭，劳臣岁月皆王路，历尽霜华又改年。”合观二诗，是其向贼称臣，称先借箸，罪恶不在献贼下也。

目今献贼虽窜处山林，未遽拿获，然去其爪牙，擒其心腹，狐豚豕齿，海母无虾，走死何之？臣特题报附捷以闻。

朱由检连续收到杨嗣昌捷报疏，欢欣若狂。确信张献忠这一部农民军行将全歼，张献忠也无所逃死。他把嗣昌所有捷报出示群臣，认为献忠歼灭，其他可以次第就歼，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因此，先晋升杨嗣昌为太子少保，后又晋爵太子太保；左良玉平贼将军太子太保。其他有功将领，一律升迁。对杨嗣昌的赐赏，如金银动辄万两，金鞍厩马，绸缎动辄千匹，赏功银牌动辄千余枚，大破他的库藏。

当时明王朝上自朱由检，下至杨嗣昌、左良玉等人，满足两次胜利，并妄想生俘张献忠，了却四川战役。他们正在弹冠相庆时，张献忠和他的同伴们却猛然在血腥教训中觉醒过来。

这以后的行动，便证明张献忠等一面怀着卧薪尝胆的精神，一面采取迂回战术，削弱敌人的地方势力，争取有利时机，歼敌雪耻。

柯家坪战后，不但张献忠的实力依然存在，而且在短期内积蓄精锐力量。不久，突然出现于开县以东的巴雾山中，号角齐鸣，旌旗遍野，把寂寞的山区装点得活跃起来。恰在这时，罗汝才第二路军也安全赶到巴东，七月间和张献忠部

在巫山、兴山界上会师。罗尚文得知消息，立即向杨嗣昌报告，惊得杨嗣昌目瞪口呆，半晌无语，不知所措。他顿足慨叹说：“屡战屡捷，斩流贼，十去其七八，而贼势转炽，为之奈何！”（《滟潏囊》卷1）

当时，川抚邵捷春统兵二万驻重庆，副将张令、女总兵秦良玉也驻在附近，杨嗣昌的安全虽得到保障，但面对农民军的威势，却焦虑不堪！不料农民军一面进逼夔府，一面渡巴雾河，在巴雾河附近的土地岭与明军开展激战。副总兵汪云凤迎战，中箭死，明军损失惨重。

张献忠部队灵活机动，时东时西，无可捉摸。八月间的土地岭之战，大败明军，农民军的士气大振。九月，军锋直指大昌。

杨嗣昌的监军万元吉，率领一部兵力驻巫山。他同邵捷春商议，采用游击邵仲光的献计，在上马渡、中马渡、下马渡等增设水寨；在观音岩、三黄岭、磨子岩等处临流筑壁，以守为攻。张献忠别部突击观音岩，明守将李成文弃寨奔逃，溃不成军，杨嗣昌立斩以徇。既而张献忠别部遇寨遇堡，莫不袭击。大都一攻即胜，势如破竹。明方军械、辎重、马匹，大半为张献忠部所获。邵捷春败得昏头晕脑，把责任推给邵仲光，指斥他不懂军事，不谙地理，妄参军务，建寨筑壁皆处于绝地，不利于守，以致失败，并把邵仲光斩于军前。他的官兵因此引起骚动，久久不能平静。这样一来，明军把重庆的局面闹得混乱不堪，人心惶惶。杨嗣昌惯于报捷，如今怎样报告失败，便成了难题。不得已他只有集合各地部队，企图围剿张、罗两部。明军于是都向重庆一带集结。

张献忠、罗汝才两部迅速避开杨嗣昌的大兵团，由张献